

回 忆 录 专 辑

(第一辑)

碧 血 丹 心

——纪念崔景岳孟长有烈士

白玉光 口 述

李震杰 整 理

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

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印

编 者 话

《碧血丹心》是白玉光同志1962年口述，由李震杰同志帮助整理而成，为纪念崔景岳和孟长有烈士的长篇革命回忆录。原计划由宁夏日报社发表，由于受左的干扰，没有如期发表。回忆录手稿已失散。这次刊印系根据自治区档案馆保存的报纸小样排印。对于小样中的错漏之处和回忆的主要历史事件、人物等情况，均由自治区档案馆的同志，对照有关资料和档案，作了核对和印证。经区党委秘书长批示并征得白玉光同志的同意，现印发作为内部党史资料供参考。请勿传抄和引用。

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
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

崔景岳同志，陕西旬邑县人，曾任宁夏地下党——宁工委书记。

本文作者白玉光同志，宁夏地下党党员，宁工委组织部部长。一九四〇年四月被捕入狱，一九四九年九月出狱，解放后历任副厅长、副检察长、自治区交通局副局长等职。现因病在家。

李震杰同志，曾任宁夏日报社记者，现为自治区文联副秘书长。

碧 血 丹 心

——纪念崔景岳、孟长有烈士

白玉光口述 李震杰整理

一、严刑不屈

1940年4月的一个深夜，北风怒吼，气候还很寒冷，膝黑的银川城象死一般的寂静，只有宁夏当时的反动军阀马鸿逵的特务机关——军警联合督察处高大的房层里，还闪露出惨淡的灯光，并不时传出一两声凄厉的喊叫声，特务们正在审讯“犯人”。

这个地方本来是一座庙宇，伪督察处的审讯室就是由庙里的大殿改建而成的，房屋很宽大，房檐下横挂着一块匾，上面写着“执法如山”四个大字。这时候，在审讯室的外屋，象牛头马面一样两边分立着一班宪兵，他们手里拿着各式各样的刑具：皮鞭、绳子、杠子……。屋里灯光幽暗，阴森森的活象一座阎王殿。

已经是下半夜了，审讯室的南屋里还在进行审问，受审者年近三十，穿一件蓝布长衫，身材魁梧，浓眉大眼，高颧骨，宽肩膀。清瘦的脸上一双眼睛炯炯有神。他那稍微朝外突出的下巴上，满是黑胡渣，厚厚的嘴唇紧闭着，更增加了脸上严肃的表情。这人就是崔景岳同志。他是陕西旬邑人，1927年入党，

参加过旬邑暴动，在国民党陈桂璋部、伪十七路军及汉中、关中一带做过地下工作。1937年任中共陕西省委委员兼秘书长。1940年初到宁夏任工委书记，住在宋澄堡小学校长马云泽（化名马思骏）同志的家里。他因工作到银川来，不幸被捕的。审问他的人是两个特务：坐在左面的是个彪形大汉，坐在右面的矮小干瘪，年纪较大一些。

“崔景岳，你不要假装镇静了，还不招供？”问话的是那个彪形大汉。这家伙长着一张红脸，满脸酒刺，黄眼仁，看人时楞头楞脑，说话时横蛮粗野，瞧他那模样，与其说象个人，不如说更象一头野兽。他在审讯犯人用刑时，最喜欢压杠子，因此大家给他取了个绰号，叫“高杠子”。他是马鸿逵的忠实警犬，双手染满鲜血的伪督察处稽查科长高中第。

“我没有什么说的。”老崔回答时的声音非常平静，举止从容，就好象这并不是在受审一样。

“你没有什么说的！？嘿嘿！”高杠子斜着眼看了坐在他身边的那个特务一下，一阵狞笑，他指着审讯桌上放着的一大迭“口供”：“你的同党可全说了，我们知道，你是共产党员，你还不说老实话！”

老崔被捕后，起初他隐蔽得很好，敌人并不知道他是谁。后来，由于在另外的一些被捕者中间，有人经不住敌人的严刑拷打和诈骗，做了自首分子和叛徒，他们把老崔出卖了。根据几次审讯的情况，冷眼观察这两个特务的神色，老崔肯定敌人确实已经知道他是共产党员，并且掌握了一些材料。为了保护党组织和其他同志不致再遭毒手；为了不让敌人从自己身上得到任何东西，他决定：根据敌人的问话，摸清他们的底，好来对付他们。已经没有隐瞒的必要了，他坦然地说：“我是共产党员！”

敌人以为缺口终于打开了，高杠子脸上露出得意的神色，他幻想：站在他面前的又是一个不堪一击的对手。只要略施伎俩，对方就会上当，把一切都说出来。

“你的同党全说了，我们知道你的一切。”高杠子又指了一指那迭口供，狡猾的目光直直地盯着老崔。“快说！你在共产党里是干什么的？你的同党还有谁？他们在哪里？”

老崔听他这么一问，在心里判断：原来你们并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，也不知道别的。他仍旧平静地回答：“你们既然知道一切，当然明白：我刚来宁夏，关系还没接上，什么也不知道。”

高杠子又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，老崔都推说不知道，双方僵持着。

“马思骏是不是党员，你也不知道吗？”冷不防坐在高杠子身边的那个特务，突然尖着嗓子插嘴问老崔。这家伙叫马效贤，是国民党省党部调统室的主任，他长的矮小驼背、鹰钩鼻子、羊眼，尖下巴、招风耳，那神气活象一只猫头鹰，因为他喜欢用鞭子打“犯人”，所以大家也叫他“马鞭子”。高杠子问话时，他老是眯缝着一双近视眼，从黑边眼镜后冷冷地窥视着老崔。老崔从一开始审讯就看出来，这个特务要比高中第阴险得多。

“他不是共产党。”

“哼，不是党员。”马鞭子冷笑了一声，“那你为什么住在他家里？”

“我们是同乡。”老崔不慌不忙地说：“正因为不想让别人注意，我才找不是党员的人家住。”

马鞭子无话可说了。这时，高杠子早已不耐烦，他连声嚷道：“那你快说谁是党员？”老崔仍旧冷冷地回答：“不知

道。”高杠子的红脸气得象猪肝。“好啊，不知道？！大概你还不知道我的厉害。告诉你，要想活命就赶快把一切都说出来。要不，给你点颜色看看！”他以为人都是贪生怕死的软骨头，只要拿出杠子、皮鞭，就能使任何人屈服。

老崔昂着头扫了高杠子一眼，嘴角露出一丝轻蔑的微笑。这一下可把那头野兽惹恼了。他咆哮如雷地喊道：“给我上大刑！”

门外的宪兵一拥而入。他们剥去了老崔的衣服，用绳子搭在肩头，在两膀上缠两道，至手腕子打个结，然后高高扯直，又在他的膝盖下放了几块砖，八个宪兵把一根中间粗两头细的木杠子压在他的小腿上，用脚踩住。

“你说不说？”高杠子眼露凶光，恶狠狠地问道。

“没有什么说的。”

野兽又要喝血伤人了，他露出一口黄牙，跳起来吼叫着：“给我压！”

八个宪兵立刻用脚使劲地搓动压在老崔小腿上的杠子。彻骨的疼痛使老崔头上冒出了大颗的汗珠，汗不断地从鼻尖、下颌滴下来。但是他的意志仍然象钢铁一样坚强。在他的心里只重复着一个念头：决不能在敌人面前有任何软弱的表示！他咬紧牙关，连哼也不哼一声。当高杠子再问他时，他傲然地闭起眼睛，什么也不回答。

连马效贤那个非常沉着老练的特务也沉不住气了，他认为：对手的沉默是对他们最大轻蔑和挑战。他尖起嗓子象猫头鹰一样狂叫：“再给我用鞭子抽！”两个满脸横肉、身高力大的宪兵应声走进来，手里都拿着象食指那么粗的皮鞭，他们对立在老崔身后，开始抽打，每抽一鞭子，老崔的背上就留下一道血痕。打乏了，再换两人，一个地方的皮肉打烂了，就换个

地方打，一直打到整个脊背血肉模糊。就是这样折腾到天明，老崔没有喊叫，也没有回答敌人一句话。

二、一封密信

敌人拷问老崔一无所获，这时他们去把马云泽同志抓来了。他是个在1926年就参加了革命的久经考验的老同志，和拷问老崔一样，敌人什么也没得到。后来他们根据一个姓江的叛徒的口供，从他家里搜出了老崔写的准备送往西北工委的一份报告。敌人如获至宝，打开一看，是一张白麻纸，上面什么也没有。原来这是一封密信，他们急切想知道信的内容，于是立刻提出老崔来审讯。

“你说，密信用什么显字？”高杠子问。

老崔没有理睬，他的脸上毫无表情。

马鞭子拿起信扬了一扬，奸笑了一声：“崔景岳，信已经到了我们手里，你不说，我们也有办法知道，还是说了吧！”

老崔沉思着：要想从这些畜牲手里把信毁掉，的确不容易。但是，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机会，我也要……。

敌人看见老崔的浓黑眉毛凝聚在一起，一言不发，以为他已经认输了。一双双贼溜溜的眼睛，死死地盯着他，急切地等待他的回答。又沉默了好一会，老崔才缓缓地说：

“用五倍子水和黑矾水。”

敌人立刻进行试验，老崔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们，心里非常激动。当高杠子拿起密信向桌边走去时，马鞭子看了看老崔，低声和高杠子咕噜了两句。高杠子点了点，拿起毛笔蘸了一些五倍子水抹在信上，什么也没看出来，又抹了一点黑矾水，信角马上变成了黑紫色，高杠子象被火烫伤了一样跳起来。他知道上当了，扑到老崔跟前，挥舞着拳头，把牙齿咬的咯咯响地

骂道：你这个坏蛋，太狡猾了！”

老崔悠然地站在那里，脸上带着嘲弄的微笑。

又气又急的敌人拿着密信在阳光下照视，用火烤，想尽了一切办法，仍然什么也看不出来。最后又去拷问叛徒，知道可能是用米汤或浆糊写的，他们用碘酒涂在信上，才显出字来。从信中他们知道：党在宁夏的组织叫宁夏工委，总共有十四个单位，遍布南北各县……。

这个侥幸的收获，特务们欢喜得几乎要发狂，他们梦想根据这个线索，把宁夏各地的党组织和所有党员一网打尽。根据密信和叛徒的口供，敌人确信老崔是宁夏共产党的负责人，但是他们知道，要想硬逼他交出组织和党员的名单，那简直是痴心妄想。他们日夜都在谋算着，连做梦也在想怎样才能使崔景岳招供，在绞尽脑计以后，他们想出了一个新的花招。

一天早晨，敌人又来提审老崔。

当宪兵押着他走进审讯室，高杠子和马鞭子正在审问那个姓江的叛徒，他们把皮鞭举得高高的，指着叛徒的鼻子骂道：

“你这个共产党的败类，没有骨头的东西，不打你就不说，现在连共产党也不要你了，把所有的讲出来吧，要不我用鞭子狠狠地抽你！”

正象俗话说的，看见狗翘尾，就知道它想要吃屎。老崔心里明白，敌人计穷了，他们是在故意讽刺他，刺激他，想要挫伤他的意志，暗示给他：你不说，叛徒会把一切都说出来的，幻想他最后也会动摇……。这时候，党的组织还没有完全被破坏，有些被捕的同志的身份也没有完全暴露，叛徒并不了解全部情况。但是这个家伙过去在党内担任过统战部干事、支部书记……被捕后，由于贪生怕死，已供出了党的不少秘密，不过还没有把他知道的东西完全说出来。如果敌人真的再用酷刑拷

打，他一定会把他知道的点滴情况都告诉敌人，甚至因为怕受刑而乱咬人。为了使党的组织尽可能避免损失，使同志们和进步群众少遭受折磨，必须设法引诱敌人把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来，使他们造成某种错误的判断。

老崔用严肃的眼光看着姓江的叛徒，叛徒低垂着脑袋，连看也不敢看他。他转身朝着敌人冷笑道：“不用再打他了，他已经把所知道的全部说了，对你们的贡献不小啦！其实，你们是想打我，想要我的口供，这又何必装模作样呢。你们想要的东西我全知道，可惜我不会告诉你们！”他昂起头来，向敌人逼近一步，用凛然不可侵犯的目光逼视着高中第：“来吧，要打就打，要怕你们的，就不是个真正的共产党员！”

高杠子楞住了，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，半天才回过神来。脑计被戳穿了，他恼羞成怒，突然，象一只将要吃人的野兽疯狂地吼叫着：“好呀！要打就打你，我们的块子就在你这里下着。”

鞭子象雨点一样落在老崔身上，旧创加新伤，分外疼痛，但是他照旧没有发出一声叫喊，他的牙齿把嘴唇也咬破了，嘴角流着鲜血。几分钟后他晕过去了，宪兵用凉水把他喷醒，于是又继续鞭打，用杠子压、用绳子吊，还在背上放了一块大石头……从早晨直到点灯的时候，野兽们把这座人间地狱里的全部酷刑几乎用尽了。老崔的背脊已被打的稀烂，遍身都是伤痕，敌人们自己早已筋疲力竭，但是他们除了从老崔的嘴里听到对他们的喷怒的斥责以外，别的什么也没得到。当宪兵把他拖回囚室时，他仍然昏迷不醒，嘴里咕嘟咕嘟地骂着敌人。

三、猫头鹰碰壁

敌人企图一网打尽宁夏的共产党员的幻想完全破灭了，他

们垂头丧气。高杠子在办公室里叫喊着大骂小特务，马鞭子的驼背更驼了，他伸长着脖子，把手抄在背后，两条罗圈腿不住地在地上转着圈。这只猫头鹰一向阴森冰冷的表情不见了，突然他用比平日更难听的尖嗓子狂叫道：“抓抓抓，把共产党到过的地方的人全抓起来！把和他们来往的人全抓起来。”

他们疯狂了，集中了所有的警察、宪兵和特务，日夜到处乱抓共产党嫌疑犯。仅仅十几天，从各地学校抓来的教职员和学生就有四十余人，囚室都装不下了，但是究竟哪些是共产党，哪些不是，他们都搞不清，总不能把宁夏的老百姓全抓来啊！计穷力竭的敌人，象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。但是他们并没有死心，尤其是对景岳同志……

过了几天，马鞭子到囚室里来了。他象一个出门的贼，心里装满了幻想，因为没有把握而又感到空虚和不安。

老崔因为伤势沉重，不能起坐，伏卧在霉臭的麦草上。马鞭子弯腰看着他，故意皱起眉头，装出一副非常关心的样子：

“崔先生，你委屈了！”

老崔闭着眼睛，没有搭理他。

“唉，你又何必这样固执，让自己吃这么大的苦呢。其实呢，人生在世，活着也不过几十年。你在共产党里边大概是个上校或者少将吧！只要你肯在我们这边做事，我们马上就可以释放你，给你同样的地位，甚至更大一些。”

老崔仍旧闭着眼睛，他并不急于理睬这只猫头鹰，只一面厌恶地听着他难听的叫声，一面在心理分析着：象这类动物虽然披着人皮，却完全没有一点儿人味。出于反动阶级的本能，在它们的脑子里装的，除了吃人的兽性，就是贪得无厌的私欲。他们认为人的肉体、思想、人格……人的一切都是可以买卖的。当然它们不能理解，也决不相信：一个真正的人、一个

坚贞的革命者——共产党员，为了实现人类最崇高最壮丽的理想，他可以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青春、生命和一切。没有什么危险能吓倒他，没有什么困难能拦住他。这些反动派以为所有的人都和他们同样卑鄙、无耻、贪婪。他们越是自作聪明，就越显出他们的愚蠢、荒谬……

老崔的眼睛慢慢地睁开了，他注视着眼前的这只两脚动物。由于刑伤的折磨，他的体力很弱，他用一种虽然很轻，但是却非常严正的声音说：“告诉你：你们用皮鞭和杠子得不到的东西，用高官厚禄同样也得不到。奉劝你还是别枉费心机吧！我们革命者和你们之间没有共同的语言。”

猫头鹰呆呆地站了一会，本来他还想说些什么，当他看见老崔那一双严厉的目光，不禁打了一个寒噤，连忙改口说：“好好好，我们不谈这些。”

他尽量挺直驼背，把手抄在背后，尽可能装出满不在乎的轻松的样子，在囚室里来回踱着。他的近视眼不时地偷偷窥视着对方，就象一只贪吃的野猫，在一无所获以前，决不会离开。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钞票放在麦草上。

“崔先生，你现在病得很厉害，你是个出门人，又没有钱治病，这些钱是我自己的，就送给你……”

“我们共产党人永远不需要人可怜。”老崔连看也不看那些钞票，挖苦地笑着对猫头鹰说：“这些钱大概是你辛辛苦苦从老百姓身上刮来的吧，得来不易啊，还是你留着自己用吧！”

猫头鹰一连碰壁，再也不敢多说了。他看着眼前的这个没有任何东西能使他动摇畏惧的对手，又羞又恨，但是又无可奈何，只好灰溜溜地逃走了。当然，临走时他并没有忘记从麦草上拿回那叠钞票。

四、舌 战 （之一）

5月初的一天，一辆洋车拉着老崔从伪督察处出来，由西向东匆匆而去。一个军法官和一些便衣特务骑着自行车，在洋车前后不紧不慢地相跟着。据军法官说，他们是到南门外谢家寨子伪保安司令部去的，马鸿逵要在那里找老崔谈话。

老崔被捕已将近二十天，他这还是第一次出来，虽然遍身刑伤使他感觉坐在洋车上颠簸得很不好受，但能够出来呼吸几口新鲜空气，心里还是很高兴的。温暖的春风迎面吹来，道边稀疏的小树已长满绿叶，阳光照耀的银川街头并不十分热闹，行人也很稀少，老崔一面看着冷落的街景，一面沉思：马鸿逵为啥要找我谈谈话呢？大概是我写的那篇文章起了作用。

原来是这样，自从敌人对他进行多次审讯以后，他们知道：没有任何办法能使这个勇敢坚强的人屈服，他们不再威逼他交出党的组织关系，但还妄想他能说出来宁夏活动的意图。老崔因为自己的身份已完全暴露，这时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，有阐明党的主张和政策的义务。为了更有利于团结抗战，他就借机写了一篇文章，公开表明党的政治态度和主张。在那篇文章中，他根据毛主席在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》和《论持久战》等文中的指示，对当时的局势作了分析，估计日寇有可能进攻西北。因为1940年年初，他们就曾打到宁夏边境内的磴口。文章中指出：宁夏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，是热爱祖国和主张坚决抗日的。在宁夏未变成战区或被敌人占领以前，当时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宣传抗日、组织群众，推动蒋介石、马鸿逵共同抗战；如果万一不幸，宁夏变为战区或被日寇占领，我们就要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力量，对日寇进行武装斗争，开展游击战，逼使日寇向绥包撤退……

车到鼓楼跟前时，高中第骑着自行车匆匆迎面而来。

“不用去了，主席正忙着哩。”他一面揩着头上的汗珠，一面招呼押送的人把老崔送回伪督察处。

既然马鸿逵要找老崔谈话，为啥又半路折回呢？正象老崔猜测的，他的文章写出后，在敌人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，无论是马鸿逵或蒋介石派到宁夏来的特务人员都很重视。马鸿逵看过这篇文章，立刻连夜召集他的谋士进行研究。他虽然是当时宁夏的反动统治者，可是他的光阴并不好过。那时，在宁夏的东面是我们陕甘宁边区，北面是日寇占领的地区，周围其余的地区驻扎着国民党部队，蒋介石还派遣了许多特务人员到宁夏来监视马鸿逵的行动。当时宁夏的伪教育厅长、CC分子、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驼美奂，就是蒋介石亲自派遣来的。另外，在中卫还驻扎着直接监视马鸿逵的国民党部队。马鸿逵固然害怕日本人，同时也害怕蒋介石。他知道：如果不是蒋介石想利用他作为反共的前卫，这个独夫早就把宁夏这块肥肉一口吞下了。而马鸿逵也正是利用边区的存在，向蒋介石要钱、要军火、要高官厚禄，乘机扩充自己的实力。当然马鸿逵是反对共产主义的，可是当时边区的力量已相当强大，尽管他掌握着几万人的部队，却不敢进犯边区。处在革命力量、蒋介石嫡系武装和日本帝国主义三者夹缝中的马鸿逵，当时是专靠吃磨擦饭来保持自己的。他一方面和日寇眉来眼去，华北沦陷后，他的兄弟就在北平当汉奸，希图万一将来宁夏被日寇占领，他仍能保全自己的地位；另一方面对蒋介石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，同时又利用我们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方便，悄悄派人到延安去和我们联系。

对老崔的文章，马鸿逵疑惧兼备，为了切身的利益，他很想直接和老崔谈谈，了解共产党来宁夏活动的真实目的，特别

是对他究竟采取什么态度？因此才派人去接老崔。可是这个老奸巨猾的家伙又害怕蒋介石派来监视他的特务知道了，抓住了小辫子去告状，这样蒋介石就会找借口来收拾他。所以临时又匆匆忙忙地叫高中第把老崔截回去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敌人传讯老崔。

这次和往常不同，审讯室外看不见那班牛头马面，里外都静悄悄的，两个宪兵扶着老崔在审讯桌前临时安置的一张椅子上坐下。过了一会，外面传来一阵笨重的皮鞋声，房门大开，一个中等个子、挺着大肚子、胖得象大母猪一样的人，两手搁在背后，缓步走了进来，后面跟着的是又瘦又小的马效贤，和那个大块头比较，就更显得他瘦小萎缩。

“崔先生”，马效贤赶前一步介绍道：“这是我们的程处长。”

老崔巍然不动，侧眼打量了一下，来人满脸横肉，因为过于肥胖，两眼挤成一条线，他那缓慢的动作里充满了自信与骄横。这家伙就是伪军法处长兼督察处副处长程福刚，他是马鸿逵的亲信和得力助手，绰号“剥皮”，是个凶狠毒辣的刽子手。

程福刚坐到审讯桌后面的靠椅上，沉默了一会，他突然把脸一沉，睁大眼睛直视着老崔，用威胁的口吻问道：“唉，你们共产党到宁夏来活动，知道马主席会怎样收拾你们吗？”

“大不了枪毙而已！”老崔泰然回答，连看也不看他，心里却在想：马鸿逵不敢直接面谈，却找了这家伙来试探。

“枪毙！？”这把你们便宜了。程福刚重复眯缝着眼睛，声音里充满冷酷。“我知道，你们共产党不怕死，枪毙时还会唱《国际歌》，喊共产党万岁。我的办法可不一样，我今天打你一顿，明天打你一顿，过三、五天等你的伤口子快好了再

打，前面打了打后面，上面打了打下面……要叫你求生不得，欲死不能，就这样活活整死你们。你们愿意就来吧！”

“哼！”老崔冷笑了一声，轻蔑地看着程福刚：“原来你的本领也不过如此。不用说你们折磨，我们共产党员为了实现自己崇高的理想，可以上刀山！跳火海！”

第一个回合就输了，程福刚看见硬来不行，起身背着手在屋里踱了几个来回，显然他知道马效贤是来干什么的，他慢慢地转过身来，用嫌恶的神气白了马效贤一眼，然后背向着他，换了一副皮笑肉不笑的面孔对老崔说：“自从你我双方划界以来，大家在边境上没有搞过磨擦。为什么你们要到宁夏来活动呢？彼此相安无事不是很好吗？”

这个家伙一见面就一打一拉，硬软兼施，看来他的伎俩比起头脑简单的高中第要高明一些。老崔很了解对手这番话的用意：因为马鸿逵知道自己不是边区的手，所以不希望和我们发生军事冲突；更怕冲突发生后，蒋介石会乘机派兵来霸占宁夏。马鸿逵为了保全自己，所以才叫程福刚说出这番话，意思是希望彼此各守边境，互不侵犯。当然这个做法是蒋介石所不喜欢的。

马效贤坐在旁边，一直在注意地听这场谈话，他的两只耳朵象警犬一样竖起来，一双近视眼隔着黑眼镜，一会儿看看程福刚，一会儿看看老崔，生怕听漏了一句话，简直忙坏了，当他听见程福刚说希望和我们“相安无事”时，他的脸都气红了，可是他又不便公开阻拦程福刚说话，只好坐在一旁发闷气。老崔望着这家伙的神情，心里不禁暗笑起来，就故意白了他一眼，大声对程福刚说：

“既然你们赞成彼此相安无事，当然很好。那你们就不应该这样对待我们，无故逮捕和拷打我们的同志，限制我们的活动。

我们是一个合法的政党，有权利到全国任何地方去进行正当活动。同样的，在边区，甚至在我们毛主席居住的地方……。”他看了看马效贤，“就有你们的党部、县政府，在延长、延川还有你们的武装——保安队。为什么我们不能到宁夏来活动呢？”我们来是为了发动群众，抗日救国，难道这也有罪吗？”

“你们要抗日，为什么要把宁夏变为战区呢？”

显然，这是对我们党的主张的故意歪曲。老崔立刻加以驳斥：“在我的文章里写得很清楚，我们决不希望宁夏变为战区！但是，谁也不能保证日本人不进攻宁夏，正象今年年初的情况一样。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我们在精神上不能不作准备，万一敌人一定要强使宁夏变为战区，我们就应当团结起来，共同抗敌御侮。”

“那你们对马主席究竟是什么态度？”程福刚乘势问道。他想确实摸一摸我们的底。

“自从卢沟桥事变以来，为了保卫祖国，我们党一直是坚定不移地主张：各党各派精诚团结，抗击日寇。拥护坚决抗日的政府和军队，是我们党的责任和义务，所以只要马主席坚决抗日，我们是拥护的。”

“马主席抗日还要你们拥护？”

“你们以为没有群众，没有共产党的合作，你们单独能够胜利吗？”

……

当谈话快要结束时，程福刚又板起面孔，故作姿态：“不管怎么说，你们要到宁夏来活动，我们就要狠狠地收拾你们！”接着他意味深长地看着老崔：“崔先生，如果你愿意到我们这边来做事，我们很欢迎。如果不愿意，这是你自己的事